

1952-2012

中国新闻社 六十年佳作

中国新闻社 编

IV 特稿篇

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

中国新闻社六十年佳作

——1952-2012——

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新闻社六十年佳作 / 中国新闻社编. —北京:
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, 2012.8
ISBN 978-7-5657-0540-3

I. ①中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新闻报道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PI数据核字 (2012) 第166903号

中国新闻社六十年佳作

作 者	中国新闻社	
责任编辑	赵 欣 李艳华	
责任印制	张 玥	
封面设计	王丽洁 白雪涛	
出 版 人	蔡 翔	
出版发行	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	
社 址	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	邮编: 100024
电 话	86-10-65450528 65450532	传真: 65779405
网 址	http://www.cucp.com.cn	
经 销	新华书店	
印 刷	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	
开 本	787 x 1092 mm 1/16	
印 张	76	
版 次	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	
书 号	978-7-5657-0540-3 / I · 0540	
定 价	180.00元 (套)	

目录

04 特稿篇

- 001 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 / 范瑞娟
- 004 访王人美 / 杨洪明
- 006 新年随笔 / 丰子恺
- 008 彭湃烈士故乡访问记 / 张宝铨
- 011 石岐农村的假日 / 李宏图
- 012 农村散记 / 黄宗英
- 014 迈出了第一步 / 杨煦
- 018 与王光美一席谈 / 王瑾希
- 021 国庆有感 / 林巧稚
- 023 在梁漱溟的书斋里谈天 / 司徒丙鹤
- 027 文代会上访赵丹一家 / 苏 戈
- 030 访著名神学家赵紫宸 / 王瑾希
- 033 李丽华沪上行 / 刘末莉
- 037 松花江畔说红楼 / 刘正荣
- 039 归根 / 唐宏钧

- 041 访班禅额尔德尼·确吉坚赞 / 郭瑞琴
- 043 陶金中秋怀旧 / 方远生
- 046 劫后重逢话深情 羊城相会红线女 / 王丹凤
- 049 “进入”岂等乎侵略 / 萧军
- 050 设顾问委员会的主意高在哪里？ / 辛予
- 052 有望于中共第二代领导人 / 王孚庆
- 054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/ 邓国治
- 057 马璧乔迁叙天伦 / 王孚庆
- 058 呼吁新闻改革 耆宿妙用“短平快” / 王瑾希
- 059 回答历史提出的问题 / 辛予
- 061 乔老爷坐上新轿 / 侯溥曾
- 062 广东私医纷悬壶 / 孔妙然
- 063 矛与盾——中共的统一信号 / 顾作新
- 064 毓庆宫伴读轶事 / 溥杰
- 068 就新发现的《红楼梦》“佚诗”答客问 / 周汝昌
- 071 市长研究班见闻 / 萧海林
- 073 汽车——中国乡村新的“热门货” / 马静元
- 074 夏衍懒寻旧梦录 / 刘北宪
- 076 北京街头亮起来了 / 刘正荣
- 077 不尽“乌金”滚滚来 / 刘唐锦
- 079 重谈样板戏 / 郭玲春

- 081 “梨花”竞放 / 郭伟锋
- 083 现代青年 / 方远生
- 085 深化改革 开明政治 / 费孝通
- 090 中庸之道与竞争之道 / 何达
- 092 陈永贵的生前身后 / 韩凯
- 097 教师有“节” / 何达
- 099 恨水无恨 / 冯钜昌
- 101 温哥华的华埠和港人 / 程荣进
- 104 别了，项南 / 杨毅
- 106 俞平伯访问记 / 林婷君
- 108 访黄埔军校首期教官汤静逸 / 陈国明
- 110 广西决定打开门户广交朋友 / 孙殿伟
- 111 别梦依稀四十秋 解禁声中故园行 / 张荣洲
- 115 中国女性省长第一人 / 孟庆雷
- 117 西藏问题之我见 / 耿军
- 119 走红新星 无冕影帝 / 孙维宁
- 121 北京古玩市场见闻 / 王明升
- 123 毛泽东的“右派朋友”周谷城 / 苏双碧
- 127 京华初访龙应台 / 赵倩君
- 129 上海人眼中的江泽民 / 刘末莉
- 134 稳进求实的经济蓝图 / 王锦娜

- 136 高高的广玉兰 / 陆谷苇
- 139 鼓浪屿的家庭音乐会 / 田家鹏
- 141 丹青沟通两岸情 / 冯大彪
- 143 邓小平北京“游车河” / 徐泓
- 145 京官“下海”势头趋急 / 范东生
- 147 夏日访宗璞 / 苏为群
- 149 大陆进入衣冠文化新时代 / 张明新
- 152 谢晋三喜临门 / 文祥
- 154 女儿村之谜似解未解 / 毕永光
- 157 中共力反虚报浮夸 再倡实事求是 / 王珊红
- 159 北大教授季羨林祝寿会侧记 / 吕林
- 161 走进青海湖畔的“二弹基地” / 吴洪胜
- 163 萧乾夫妇破译奇书 / 王辛
- 166 北京市政局稳定 / 蔺安稳
- 169 承包制结束后的首钢 / 尹丹丹
- 171 中国将以“稳定”作为最先课题继续改革开放 / 龚小因
- 173 把握转折机遇 再振航天雄风 / 朱大强
- 176 习近平心路探秘 / 徐德金
- 182 羊城闹市赏幽兰 / 邢健
- 184 财政应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 / 张红
- 186 张樾丞和共和国第一大印 / 何宝星

- 188 章孝严乐意充当两岸亲善使者 / 邱吉灵
- 192 史美伦——中国证监会的新王牌 / 甄雪原
- 196 胡锦涛着眼大局美国行 / 刘福魁
- 198 香港需要铁腕特首 / 徐足之
- 200 中国对美大选的微妙心态 / 王丹鹰
- 202 奥运“瘦身”中国新契机 / 苏祥新
- 203 中国税制改革 只闻楼梯响 / 李鹏
- 205 中国社会转型 困惑与迷失 / 王丹鹰
- 207 创新比GDP重要 / 黄耀柏
- 208 手机短讯 笑看官场 / 王晓晖
- 210 利益集团初现? / 黄耀柏
- 211 以历史反制日本 遏其插手台湾图谋 / 王丹鹰
- 213 番禺维权事件与中共保持活力 / 张量
- 215 对台政策 以民为本 / 董会峰
- 217 “大国崛起”不再欲说还羞 / 张量
- 219 中美经济对话料和局收场 / 王永志
- 221 反思唐山地震 影子还是镜子 / 孙自法
- 223 阿扁还要让台湾付多少代价? / 邓敏
- 225 “地主”风光 中国危险 / 刘波
- 227 奥运只是一场游戏 / 韩洁
- 228 中国政坛宽容度增加 / 王晓晖

- 230 警惕捧杀中国 / 黄耀柏
- 231 郑筱萸案凸显药监机制失缺 / 潘旭临
- 234 2008年：中国记忆属于邓小平 / 张雷
- 236 平息西藏骚乱 有理有利有节 / 罗建文
- 238 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 / 章新新
- 240 北京奥运成现代版“西游记” / 邓敏
- 242 白玛赤林“报料”一石二鸟 / 甄雪原
- 243 让我们再一次到东方去 / 章新新
- 245 华国锋病逝 / 罗建文
- 246 中国的2009年：毛泽东归来 / 张雷
- 248 中国还不是“老二” / 赵文刚
- 250 学学老外的包容度 / 黄敏
- 252 让林毅夫返乡：应从大处说忠奸 / 濮亚新
- 254 中南海的“足球情结” / 符永康
- 256 谷歌撤离，中国何忧？ / 姜涛
- 257 任志强为什么敢飙言 / 刘军
- 258 民主不是一枚“五合章” / 聂芝芯
- 259 如何疗治民众心理危机 / 田军
- 260 高技术，买不来 / 张立越
- 261 中共修史展现“政治气度” / 符永康
- 263 转型成功务在坚持 咬紧牙关挺住 / 王永志

- 265 文凭造假决不是一件小事 / 贲鹏
- 266 关于中朝关系的种种猜测 / 戴亚平
- 268 南海问题中国宜换位思考主动出击 / 邓敏
- 270 终成亚洲老大 重演“远交近攻”？ / 赵建华
- 272 疯狂民间借贷，不仅因为缺钱 / 肖开霖
- 274 白先勇期待“再来一次文艺复兴” / 孔任远
- 275 2011，中国人应向什么告别？ / 濮亚新
- 277 中国阐释“真实西藏”内涵 / 肖开霖
- 279 五四节，寻找独立青年 / 田清涛
- 280 当中国“疯狂猪”遭遇美国“印钞机” / 韩洁
- 283 拜登的实话与中国的改革 / 沈嘉
- 285 穿PRADA的不一定是恶魔 / 沈嘉
- 287 “好莱坞”东扩：美中都会赢 / 赵兴华
- 289 谨防真改革被假改革搅了局 / 黄耀柏
- 291 哑巴好当 代表难为 / 臧楠
- 292 后记 让所有的新闻都饱蘸人的温暖

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

范瑞娟

1月1日，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。旧的过去，新的来临了。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。

结婚的前几天，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，临去之前，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。我对他说：“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，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，你要小心准备了。”他却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一切事情都可公开，既合法又合道德，不用愁虑。”我笑了笑告诉他：“人心难测的，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，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，到政府去登记结婚。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，女方没有表示，急得男方满头大汗。最后女的摇了摇头，登记就没有成功。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，看你怎么办？”他调皮地说：“你要会摇头的话，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。”我不由得大笑起来，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。

新房里的重逢

结婚，事先没有通知别人。可是，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。演夜场的，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。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，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，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，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，只要他在场，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。为此，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。可是，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，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，伯鸿和他都怔了，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。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，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，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，互相喂了糖，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，大家就放过我们了。

袁雪芬、傅全香都要送礼，被我阻止了。但送礼的人还是有。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，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。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，给我们的新房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。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，它仍旧燃烧着，按照婆婆的意见，靠近烛台的墙上，悬着一个福禄袋，因为找不到铁剑，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。

有缘千里来相会

“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，”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，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。我和他在相识之前，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。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，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，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，有了透彻的了解，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。去年9月，我们第一次相见，不知怎的，自此以后，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，再也移不掉。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。

对于婚姻问题，我过去的确实不打算考虑的。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起来，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。但是，中国解放了，一切都变了。对于整个社会，我由痛恨而热爱，我爱一切，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。现在，艺术成了我的生命，我要把我的一生，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。

在蜜月里

结婚之后，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，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。在这些日子里，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，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。早上，伯鸿知道我睡得晚，又是易被惊醒的人，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。晚上，我回到家里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。他总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“故事”一一讲给我听。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，回家以后，我要他提些意见，他却笑笑默不作答。怎么办呢？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：“原来嘛，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的。”于是他急了，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。他是爱好戏剧的，同时还爱好音乐。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，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；也是这样，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，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。我们谈了很多问题，有融洽一致的地方，也有分歧。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：“我们懂得太少了。”因此，我们有个打算，要大量地买些书，提高我们的业务、知识和艺术修养。

我的丈夫

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、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。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，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，问他喜欢哪一种。不料他淡淡地回答：“任何一种都可以。”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，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。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。他认为：“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，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，奢侈浪费。”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，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。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。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，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。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，终于把稿子写成了。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，这也影响了我，如我曾经考虑过：“现在我演小生，将来演什么角色呢？”在这种问题面前，他是十分果断的，他表示，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。我也就决定这样做。

慈祥的婆婆

1月底，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。路过南京时，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。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，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开始我很担心，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，我的婆婆不知怎样。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，在我演出时间，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，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。我们谈得十分投机，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，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。我的担心成了多余，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。离开南京的那天，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。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，我也哭了。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。新社会是幸福的，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。可是，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。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，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，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，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。怎么办呢？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，决心不畏艰难努力。

（1957年2月）

访王人美

杨洪明

最近，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在北京公演了曹禺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话剧《家》。由于剧中扮演瑞珏（高觉新的爱人）的那位演员演技十分出色，因而使很多观众都为瑞珏的不幸身世一掬同情之泪。瑞珏是封建社会中一位典型的善良妇女，但扼于旧礼教的束缚，她只好听天由命嫁到高家来。她热爱生活、热爱自己的丈夫；但是当她发现梅表姐和高觉新有着深厚的感情时，她内心多矛盾呀！她虽然同情梅表姐，但又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丈夫；她希望自己有一个恬静、幸福的家庭，然而那个腐朽的社会却不能给她一点安宁。她终于被牺牲了。在这个角色中，充满着矛盾与冲突，情节是复杂的，心情是痛苦的。要在舞台上把这个形象刻画得好，内心活动表现得很深入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可是这位演员却演得很成功。她是谁？不是别人，就是中国著名的电影演员王人美。

近年来，王人美参加过《两家春》（最近获得三等奖）和《猛河上的黎明》这两部片子的拍摄工作。今年，她的艺术实践活动特别多。除了排演话剧《家》（约两个月）之外，还要拍《生活的教育》（“长影”制）和《探亲记》（“北影”制）等影片。在《生活的教育》一片里，她将扮演一个被遗弃的妇女——淑芳，这是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。在《探亲记》里，她将和魏鹤龄等合作演出，她的角色是一位医生。《生活的教育》预计在6月间拍完，然后她再回到北京来拍另一部片子。

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我特地到王人美的家里去拜访她，恰巧她的爱人叶浅予先生也在家。王人美殷勤地接待我，为我倒茶、取烟，心情十分愉快。那天她穿着一条咖啡色的呢裙子，一件银白色的内衣，外面套着粉红色的羊毛衣，给人的印象是健康、活泼，仍然焕发着青春的光彩。青年时代的王人美是以健谈、好动著称的，现在她还是那么热情、殷勤、好客。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但在谈话过程中无拘无束，处处感到亲切。

叶浅予先生今天没有课，他一个人静静坐在书房里画画，我没有打扰他，但我不由问起她和叶浅予先生婚后的生活情况。她笑着说：婚后生活得很美。去年夏天，她到青岛去学习，叶浅予先生刚好去青岛休假，他们就在那山清水秀的地

方玩了半个月，她幽默地说：“这算是我们婚后的蜜月吧！”原来他们夫妇俩，由于工作岗位不一样，王人美常要到外地去拍片，叶先生则常带领学生下乡实习，因此一年当中，他们总有几个月不在一起。我问起叶先生近来的工作情况，她告诉我：叶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，除了教课而外，正在为外文出版社赶画茅盾先生名著《子夜》中的一些插图。不久，叶先生就要带领学生到山西南部临摹古代的一些壁画去了。谈到他们的家庭生活，王人美说：“我们家里每到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可热闹，叶浅予的女儿叶明明，从北京舞蹈学校回家和我们一起度周末，有时我们一起去看戏、逛公园或到朋友家里去玩，生活的内容是很丰富的。”

王人美最近被推选为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团委员，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，她非常谦虚地说：“我是愿意为大家做一点工作的，但是我的工作能力很差，恐怕不能做得很好。”

在艺术家家里作客是愉快的。这里的气氛明朗、轻松。客厅虽然不大，然而布置得很匀称、整洁，壁上挂着叶先生和国内名画家们的得意作品。园子里的丁香花正在开放，随时送来阵阵清香。这里的环境是多么幽静，主人的生活是多么幸福，我不禁这样想。

王人美在4点钟要去拜访田汉先生，征求他对《家》的演出的意见。我不好再打扰她，就此结束这次愉快的访问。

(1957年5月)

新年随笔

丰子恺

1961年的新年即将来到了。上海解放已经11年半了。在11年半以前，上海一向戴着“万恶社会”的帽子。我是浙江乡下人，乡下有一句描写上海社会的话，叫做“打呵欠割舌头”，这是极言上海社会之乱，人心之险恶，恶霸流氓扒手之多，出门行路之难；在路口开口打呵欠，舌头会被割掉的。然而，11年来，由于政治教育的移风易俗，“万恶社会”这顶帽子已经摘掉，上海早已变成一个光明幸福的东亚大都市了。从下面这段记事里便可窥见一斑。

前天我出门访友。走到弄口，看见一辆三轮车停在路旁，驾车员坐在车上看报。他看见我来雇车，就跳下车来，把报纸摺好，藏进坐垫底下，然后扶我上车。（雇车早已不须问价，按照路程远近，划一规定。从前那种讨价还价和敲竹杠，早已没有了。）开进一条横路，地方僻静，行人稀少，驾车员和我谈话：

“老先生今年高寿？贵姓？”我回答了，接着同样地问他。他说姓邱，今年30岁。又说：“丰这个姓很少。我只知道一个老画家丰子恺，是不是您本家？”我问：“你怎么知道他？”他说：“我在报上常常看到他的画。”我向他表明就是我。他停了车，回过头来，看着我说：“啊，我真荣幸……”我们就攀谈起来。他说出我所作的几张画来，评论画中的意义，表示他的看法，都很有见解。接着谈到他的身世。原来他只读过几年小学，解放后学习文化，现在已经能够读书看报。我推想这个人一定很聪明，很用功，并且爱好文艺。我望着他的背影出神，回想11年半以前的上海的“黄包车夫”，和这个人比较一下，心中发生剧烈的感动。11年半以前，上海的“黄包车夫”在重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喘不过气来，口食难度，衣衫褴褛，哪里谈得到学习文化，读书看报，乃至欣赏图画？我在黑暗社会里度过了几十年，在垂老的时候能够看到这光明幸福的世界，心中感到说不出的欢欣。

车子经过热闹的马路，又转入一条横路。忽然他放缓了速度，回转头来，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：“丰老先生，我想请您给我签个名，最好画几笔画，好么？机会难得啊……”我说：“我很愿意。这里清静，你停一停车，我就在这里替你画吧。”他说：“不，我要买本手册来，四马路有文具店，待我买了再请您画。”

车子开到四马路，在一家大文具店门口停下了。他连忙进去，一会儿带了一本很漂亮的手册回来。我接了手册，问他花多少钱，他说八角，我说：“这里太热闹，到了那边再画。”车子继续前进。我又望着他的背影出神地想：一本手册8角钱，足见他的生活很充裕。要是从前的“黄包车夫”，血汗换来的钱买米还不够，哪里会拿出8角钱来买手册？

不久车子在目的地停下了。地方很清静，我就坐在车子上展开手册来，用钢笔作画，我画一个儿童，手掌上停着一只和平鸽，题上“和平幸福”4个字，又加上他的上款，签了我的姓名。我又和他交换了一个地址，希望以后再见，然后下车。我问他车资多少，他摇摇手说：“哪里哪里……谢谢您……”就想跨上驾车抬去了。我拉住了他，说：“很远的路，怎么可以叫你白费劳力？”就拿出一张五角钞票来，定要塞进他手里。他一定不受，用力推我的手。我也用力推他的手，然而要他不过。我就左手抓住了他的一只臂膀，右手把钞票塞进他的衣袋里去。岂知他气力很大，一下子摆脱了我抓住他臂膀的手，双手阻挡我的钞票，正在不得开交的时候，一个人民警察走来了，我就喊警察。警察走过来，惊惶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我说：“他从沪西踏我到这里，这么多的路，不肯收我的车钱，请您……”他不等我说完，急着对警察说：“我，我应该……”警察脸上的惊惶之色变成了笑容。我乘他们对话的时候突然把钞票丢在车子里，快步走进门去了，但听见背后警察在阻止他追赶：“老先生客气，你莫推却了吧！”接着是他的咕哝声和警察的笑声。

我通过朋友家的长长的走廊时心中想：刚才这一幕很像“君子国”里的情景。“万恶社会”已经变成“君子国”了。地狱已经变成天堂了。我就用这句话来庆祝1961年新年。

（1960年12月）